



▲由馬榮弟製作的提琴弓

無師自通的馬榮弟，自年少時第一次嘗試修復自己心愛而慘遭折斷了的琴弓起，就與琴弓結下緣分，更於國際提琴弓製作大賽獲獎，如今，已是在中國首屈一指的提琴弓製作修復師。記者日前約訪了馬榮弟，聆聽這件西方樂器如何在他的手中雕琢變化，再通過提琴演奏家的演繹，將印有「MA RONG-DI SHANGHAI」（馬榮弟·上海）標誌的琴弓帶向國際舞台。

琴弓品牌登上國際舞台

馬榮弟的工作室就在位於上海的家中，一張長長的桌子上，堆着各種令記者這樣的「門外漢」摸不着頭腦的工具和零件。他笑道：「做琴弓的操作面小，這個空間也夠用了。」米色調的客廳簡約而大方，牆上掛着他與大提琴家王健、小提琴家林昭亮的合照。事實上，除了這二位，還有林耀基、林朝陽、寧峰等諸多國際著名提琴演奏家都曾到訪這裏，只為求一把由馬榮弟製作、或仿製的琴弓，有時也會小心翼翼地帶着歷史悠久的琴弓上門，請他幫忙修復。

「演奏家通常對樂器很敏感，重量上的一點區別就能感覺到。」說着，馬榮弟拿出一個巴掌大的稱重器，將琴弓放於上面，顯示62.27克。「有的演奏家感覺對了，立馬就下決定。有的試了很多琴弓也拿不定主意，因為對樂器的感覺還不充分。」他說。

親自試拉每把琴弓

事實上，馬榮弟直至退休才成為「全職」的提琴弓製作修復師。他曾在銀行工作多年，下班回家就鑽進工作室，進入忘我世界。他說：「現在的生活對我來說是理想的狀態，很快樂。製作琴弓也是需要天賦的，比如一些簡單的配件，有的人看看就知道怎麼做。我的父親是老船長，也許我從他身上遺傳到一些基因。身在德國的女兒，也曾在等待入學時跟我學習琴弓製作，去年還拿了中提琴弓製作銅獎。只可惜她不像我這般投入。」

前不久，馬榮弟在北京舉行的由中央音

一個稀鬆平常的下午，馬榮弟迎來了幾位慕名而來挑選提琴弓的客人。他的妻子在一旁沏好茶，他則拿出一個棕色的長方形盒子，裏面裝着那天剛製作完成的弓——他先在桌上鋪了一塊方巾，再將弓小心地擺在方巾上，邀請客人試用挑選。

大公報記者 李亞清 文、圖

馬榮弟：將熱愛做到極致



▼馬榮弟為他的提琴弓使用者贈與證書
▲中國首屈一指的提琴弓製作修復師馬榮弟

樂學院、中國樂器協會聯合主辦「第四屆中國國際提琴及琴弓製作比賽」中擔任評委。該項比賽對琴弓的評判包括工藝評分、演奏評分，那麼應如何鑒定琴弓呢？馬榮弟說：「首先看製作技術，這包括材料、造型、刀工、尺寸、比例等，尤其是弧度處理——弧度是琴弓的靈魂。第二看內在的演奏性能，聆聽它是否能令演奏者奏出的音樂更具表現力。」

著名音樂教育家林耀基曾說，馬榮弟的琴弓可與法國最好的琴弓媲美。因潛心鑽研、精益求精，馬榮弟會根據演奏者的需要，在琴弓的類型、重量、力度等方面做出不同的效果，製作的每把琴弓亦都親自試拉，對其演奏性能有足夠了解。好的琴弓能為演奏者錦上添花，難怪被喻為「上帝的小提琴手」的海菲茲（Heifetz）都說：「弓在演奏上往往比琴還重要。」

「一把琴弓能一直用下去，可以拉幾代人，但調整和保養也很重要。馬尾則約需一年換兩次，亦視乎演奏者，比如李傳韻演奏風格比較張揚，可能一次演出之後馬尾就斷很多。」馬榮弟說。



▲「第四屆中國國際提琴及琴弓製作比賽」評審現場（左三為馬榮弟，右一為呂思清） 受訪者供圖



▲馬榮弟與小提琴家林昭亮

馬榮弟與演奏家

馬榮弟性格開朗，有時心中也有執念。對從他這兒買了琴弓的演奏者，馬榮弟時常留心他們在公開演奏時使用的弓，若用的不是他的，他還要「鬧鬧彎扭」。

寧峰就曾被他「抓住把柄」，他笑說：「有次我在電視上看寧峰演奏，發現他用的弓不是我的。我連忙問他，怎麼不用了？他回答我，那場活動人數眾多，怕不小心給弄壞了。」寧峰曾說過「使用馬先生的琴弓，我可以很容易地感到琴弓是我右手的延續」，對其珍視之情由此可見。

緣起小提琴家夏小曹的一場音樂會，馬榮弟與林昭亮在演出後台相識。他認為林昭亮演奏風格抒情，使用的Strad琴相較來說也是音色柔美，按照馬榮弟的經驗，那日便帶了幾把較為柔和的弓給他試，沒想到林昭亮犯了難，怎麼也選不出一把來。第二天，他重新選了表現力更強的弓帶過去，林昭亮試過其中一把，爽快地說：「就是它了。」



▲馬榮弟與小提琴家寧峰

琴弓修復就是「為弓把脈」

相比起琴弓製作，琴弓修復更是個技術活，因為有時可能遇到世界聞名的早期琴弓作品，修復起來可謂如履薄冰。馬榮弟說：「我曾為朋友修復過一把約一七九〇年的Francois Xavier TOURTE原作，馬尾庫和調節螺絲已缺失，修復共經過了八十多道工序。還有的琴弓在經手『前任』時，有過不太準確的調整，我要連帶問題一併修正好。」

出於琴弓製作師的習慣，任何一把琴弓他都會帶着觀察的眼光去看，並思考可以改進的空間。馬榮弟研究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初的提琴弓資料，尤其是法國提琴弓製作大師帕魁早期的作品，通過數據、外形、照片等記錄。直接的觀察也很有幫助，他通過與音樂家探討，摸索出修復的辦法。他將琴弓修復比作中醫，並說：「琴弓有外傷、內傷，我的工作就是為弓把脈，弄不好就找原因，一路學習很有趣。」

天色漸晚，客人選好了心儀的琴弓，欲當即買下，馬榮弟卻說：「先拿回去試試吧，回到自己熟悉的環境演奏，感受可能又不一樣。我希望每一個買了我的弓的人，都是真的喜歡那把弓。」對他來說，演奏者對琴弓的喜愛，就是最大的安慰。

「草葉集」：粗中有細 剛中有柔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黃璇報道：「哪裏有土，哪裏有水，哪裏就有草。」這是美國詩人惠特曼（Walt Whitman）《草葉集》中的一句，而「草葉集」也是藝術家王公懿在香港新展的名稱。

王公懿這個名字，對於藝術行業以外的人來說，頗有些陌生。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，這個名字就與另一位二十世紀「女中豪傑」秋瑾聯繫在一起，代表了當代中國版畫的新氣象，為同時代的藝壇所熟知。時至今日，王公懿的《秋瑾》版畫仍然代表當代中國版畫的高度，並成為中國現當代藝術史敘述的重要對象。

王公懿第一次在香港辦個展是二〇一七年，展覽主題是「湖光山色」。王公懿與杭州的淵源頗深，她一九八〇年畢業於浙江美術學院版畫研究生班並留校任教，她對杭州的西湖有強烈的共鳴，而「湖光山色」展出的山水畫，再現了她對西湖的回憶。時隔兩年再訪香港，「草葉集」展出的大部分是她近年以「草」為主題創作的編畫，這些都是她日常生活中遊山玩水的景象記錄，是抽象的寫生。王公懿說，她的畫愈來愈像日記，畫愈畫愈多，日記本上的字愈寫愈少：「隨手塗抹的圖畫記錄了更多內在的真實。脫離概念、擺脫思維來創作，一直是誘惑我在狂奔的『地平線』——或有或無，似近似遠。」而「草葉集」系列就是她這些年旅居美國波特蘭，獨自行山時的所見所想。

王公懿以自然元素作為她藝術實踐中的核心元素，其作品既反映着傳統中國山水畫的元素，亦展示三十多年來她在現代藝術體系中持續發展的抽象繪畫語言。她認為，藝術光談技法沒意義，因為沒有藝術語言也沒有辦法創作。因此，她從身邊熟悉的環境開始，親身經歷：「年輕時我們愛從單一的角度去看。現在我明白的是多方面達到一定的水平，還得有條件去觀察自然，與自然相處，才有可能。」

王公懿作畫非常注重自己的感覺，尤其是當下的感覺，並努力將這種感覺在繪畫上表達出來。她不太顧及風格問題，喜歡不斷去捕捉自己變化着的感覺的，所以她的畫面總會有一些讓人意



▲展廳一隅，前為《草葉集之四》

想不到的東西——以《草葉集之四》的前後兩面為例，從畫布背面觀賞這幅畫似乎比從正面觀賞更加精彩。畫面上的草叢並非一味霸悍，而是粗中有細、剛中有柔，飄逸而不失溫潤的線條，雖說是大自然給她的啟發，但也表明她的內心早就潛伏着一種與此相應的氣質。而王公懿同時也從佛學中有所借鑒，佛學所蘊藏的平衡質樸，對她的生活與創作都有較深影響。

編者註：「草葉集」即日起於世界畫廊（香港中環都爹利街11號律敦治中心108室）舉行至十二月三十一日，免費參觀。詳情可瀏覽 galeriedumonde.com。

部分圖片：世界畫廊提供



▲《草葉集之七》，126 x 139公分，礦物顏料、粉彩、絹



▲《紅色的天空，白色的花》，66 x 132.5公分，水彩、粉彩、宣紙



▲藝術家王公懿

▶《土耳其印象之三》，69.5 x 44.6公分，水彩、礦物顏料、絹

▼《草葉集之十》，57 x 75公分，礦物顏料、粉彩、絹

